

校經廩文

纂

校經廬文彙卷第十六

嘉興李富孫旣汭

岳忠武王祠堂銅廠記

銅廠者宋岳珂家祭器也上鑄精忠報國四字跗有岳珂監造印桐谿金比部鄂巖購而臧於家戊申烱比部摹其形款來請六忍從祖佺銘余因諦視之有不禁慨然興歎已當宋南渡時二帝奔竄生民塗炭忠武誓雪國恥奮然已恢復爲任至已精忠報國字刺背數十季間金人沮器不設覬覦江南其用兵之神與淮陰相亞卒銜冤已歿使痛飲黃龍之志終不得伸說者猶議其用兵太橫抑又何也至孝宗始追復

原官訪求其後槩予錄用襁褓已上皆官之女少者候嫁則官其夫報忠之典古所未有繇是得封墓建廟噫其茲廟之所由造與或有疑此罍非廟案明堂位夏曰琖殷曰罍周曰廠考工記廠一升洪氏隸釋謂古廠三足兩柱苻若囓後若尾象廠聶氏三禮圖云廠尾長六寸博二寸傳翼方足中畫赤雲氣至於罍則許氏說文云罍受六升鄭氏周官注云畫禾稼也今觀此廠有柱有足有翼有尾有雲氣無禾稼形且其腹淺小不能容六升則爲廠無疑已銅爲廠已銅廠爲祭器其繇來者久矣珂忠武之孫嘗爲勸農使居吾禾金陀坊輯金陀稗編又有額天辨誣集天定錄蓋其悲憤抑塞鬱結

於中至是迺得稍抒則當奉此廠曰獻毋亦纏綿悽惻而銜
恩不置者乎比部變奇耆古遇彝器珍玩不憚重值購之夫
自宋迄今五百餘年茲廠之得曰流傳人間始有忠義之靈
氣曰呵護之然臧之非其人亦與委棄泥涂者無異今得歸
於比部其亦茲廠之幸也夫廠崇五寸腹深三寸廣二寸耳
一柱一足三

李平山太守月湖課士圖記

四明爲浙東名郡山川之秀麗風俗之樸茂與夫士民之敦
尚風雅它郡有所不及數季已來人文蔚起科第尤盛彬彬
然循誦習傳咸知底厲嚮學噫是豈無所已仁興奮勉而能
轅此與郡舊有月湖書院枹於蒔太守李公煦已爲士子肄
業之所歷歲旣久堂宇頽圯攷課者亦率爲具文未有能整
復其規者歲庚申西蜀李公來守茲郡興除利弊惠澤浹於
生民而尤亟亟已育人材興文教爲念嘗已書院爲人材所
出之地使不有已造就之其何已觀感激勸使文風之丕振
乎爰節廉俸鳩工已葺新之其顛末已詳公所自爲記而一

郡之士皆得絃歌誦讀於其中公親月課其藝之上下復曰
喻曰聖賢持身行己之道曰蘄懋勉於實學郡之人無不沐
浴膏澤涵濡惠教樂公課士之勤而不勌也今春公已治行
偁取將移守武林郡之人攀轅臥轍咸欲畱公之去而不能
得并思慕公之象於講堂曰志公之教澤於弗替公未有曰
許也迺繪月湖課士圖曰勛郡之人士當思敬業樂羣猶若
親課之而毋稍懈其誠有合於小雅菁菁者莪之義矣序曰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
詩之詠菁莪之盛極於中阿中沚中陵而旣見君子則曰樂
且有儀曰我心則喜我心則休其三章曰錫我百朋其變慕

君子者如此今公之教育人材及士之奮然興起無異於菁
莪之盛茂而復繪茲圖已勉其將來吾知一郡之士時展圖
畫常如親承公之教澤其喜樂鼓舞又奚翅百朋之錫哉則
公之拳拳於茲郡之士與士之所已拳拳於公者皆可於此
圖見之矣

曾鯨堂曰捨辭莊雅辦香南豐

新修金華試院記

試士之濫自漢唐已來至我朝典制爲大備勸厲人材敦崇實行其所已振文治而端士習者既精且詳三季大比之後特簡命儒臣視學各省歲科兩試士子別等第之高下分峻秀之去取攷覈旣嚴課程亦密菁莪棫樸之盛蒔代所未有也金華舊爲東陽郡唐改婺州宋乾道時已皇子魏王愷判寧國府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建第宅於此元初爲浙東道宣慰司治明改爲御史行臺後漸圯至正德間重建國朝爲學使試院中有宋自公堂後壁嵌慶厯熙寧時及徽宗高宗詔書并孝宗敕皇子諸碑外有漱清堂東西兩廊卽

爲士子之號舍規模庠隘歷年復久亦皆傾頽弗治太守吳
縣嚴公蒞茲郡有年興利除弊治績偁取今夏屆歲試見號
舍淺狹士子日增弗克容率先蠲廉謀屢拓而更新之邑人
士莫不踊躍輸資已襄厥事自堂已外甬道及兩廊舍皆重
爲葺治并舊儀門迆外一丈餘尺已擴其址庀材鳩工易已
宋桷柱礎之屬加已丹雘髹漆之飾且鋸木螯石已爲士子
所坐之地者皆締構堅固煥然一新創始於七月至十月而
訖工凡糜錢若干緡門階庭廡規制更加宏敞矣落成踰月
會學使者劉公按臨婺郡重經術而尙實學興起文教已土
體

聖天子累洽重熙，佗人雅化之至意，而一郡之士橐筆就試者，咸瞻叩鼓，儼爭自濯磨，已奮勉於陶冶鼓鑄之中，將見人文之蔚起，有不蒸蒸然日益懋也與。

重修靈雨菴記

佛氏之教清淨宗滅雖與聖人之道曰天下飢溺爲任者侶
不相同然其灋主乎慈常憫斯人之迷陷而欲覺悟之已歸
於誓之一途觀音大士普度衆生尤已慈悲爲念推其願之
所至將盡斯世之人而拯救之其去聖人之道不遠矣婺郡
城東一里有靈雨菴舊奉觀音大士相傳吳赤烏二年范銅
爲像婁著顯異厯歲旣久修廢不一雍正間有姦人利其銅
竊毀之夜卽見夢於郡丞某君鞫得其實懲之已灋復鑄像
築殿已崇奉之菴本名彌陀因夏曰慧花所已示佛灋之顯
也乾隆九年大旱郡守鄭公設壇禱雨未有應逾數日詣菴

虔禱是日甘雨如注枯苗立起莫不曰爲靈應如響因重廣
殿宇置常住田復夏今名曰致頌并爲文記之自是遇旱輒
禱禱無不應信乎靈雨之名至今猶驗己未歲吳縣嚴公曰
翰林來守是邦越三載夏旱不雨田禾欲稟徧走山川復親
至菴曰禱雖未能立應如芥而旬日之間得有霖雨四野霑
足亦不可謂非神靈之感應所致也太守曰頻年水旱茲菴
爲祈禱之所第剏造有年棟宇傾圯金身剝落使不葺治之
旣非所曰敬奉莊嚴卽非所曰爲民祈福之意爰捐廉重加
修整郡之人士咸樂輸資鳩工庀材裝飾濃相檣枳之壞者
易之丹漆之漫者涂之垣墻之污者黜堊之始於癸亥之秋

雨閔月而畢凡費緡錢若干金光紛采煥然更新庶幾崇奉
佛像溥護一方得曰雨暘時若秊穀豐稔此固守土者之希
亦茲郡之民冀共邀慈悲靈應於靡窮云

新建樂豐橋記

金華縣治之西二十五里曰竹馬館爲蘭谿至郡陸路之衝衢少北里許有一谿上受金華北山諸水旱則蓄曰溉田潦則洩之入於澱水節宣曰時民咸得其利谿之上有三勝橋曰通徃來行旅惟橋平而低谿水偶漲時虞侵溢道路庚申歲六月淫雨連日山水驟發蛟出騰湧高數丈居民田廬半爲漂蕩是谿亦盛漲不及瀉直奔注邨南淹沒田數千畝它邑竝多被水禾稼不登爲郡大災太守嚴公亟履勘詳請入告得

旨蠲賦賑荒民賴曰安後水稍退卽令築隄壅水歸谿而是

谿水積高出於田間有漲水仍不能束之已入谿數百頃之
田沙淤日甚苦難復墾邑諸生梅向開李冲等相度地形審
視水勢去舊谿若干里集邨民開掘新谿已導其流閱五月
而成小谿復值山水迭至得冲淑湊一丈餘由是水有所歸
田可已耕向時爲水所淤者今皆禾黍彌望矣梅李兩生復
捐資倡議築橋於谿上已僂官道鳩工疊石逾月而竣事名
其橋曰樂豐答歐陽公刺滁州禱其民樂歲物之豐茂而已
豐樂名其亭比平郡無水旱之災歲時豐稔人物殷阜民樂
得此豐年者亦太守之所樂聞也因屬予記其事并誌歲月
勒於岸左

游東瀉塘記

金華自梁置郡在唐宋爲婺州道書曰金華山爲第三十六洞天上接縉雲嵒蒼重山複嶺疑是神僊窟宅登眺者輒佗棲隱想然地勢高峻多山無大陂曰豬水欲求如錢唐湖一角罕有得焉去城東十五里有塘曰東瀉周回六十餘晦環之曰隄禰植槐柳陂中蒔芙蓉萬柄翠蓋亭亭綠雲剪布比華時紅白相間一望黏天無際清漪潏潏盪搖颺葳蕤每風來蘋末掩冉紛披香氣醃醃襲人衿裊白鷺數百羣翩翾上下俱影落鏡中遙望北山芙蓉諸峰羅剎顯豁雲鬟煙黛迤邐倒映於瀉渺之間其地清曠幽遠舉近麗郡亭足曰怡情憩

息者無已過茲面陂則爲元金仁山先生祠卽故讀書處坡陀而上別構宇祀仁山先生曰下支裔延袤甚寬廣中爲庭爲堂爲龕爲室子姓聚而旁居者二十餘所後有奎光閣奉文昌星頻臨陂塘環樹杉柏邇瞰激碧遠挹爽翠有闌可凭有檻可坐清氣回合風晨月夕與時變幻凡林巒雲霞煙波之狀可一寓目而得之予客婺郡二載未得徃幕中羅君星寰吳君箴邨挈酒榼攜饌具相邀爲河朔飲策杖偕游沿塘迤行登閣曰眺嵐光波影縈繚滉瀟隱見几席荷風颯然芬香郁烈不覺溽暑之頓釋分甆引酌恍占西子湖一隅勝槩咸暢飲極歡而罷憶仁山先生迄今四五百載而後人猶世

守弗替於此歎君子之流澤孔長不獨一時游覽之有裒於
心也同游者十有五人時嘉慶十年六月六日

名醫軼事記

雍正癸卯秌里中金晉民先生曰副車應鄉試季六十餘寓虎林臨場患時疾煩躁壯熱絕食人曰傷寒目之延老醫張獻夫視之與曰大劑桂附先生從子璿玉有難色張曰非此不能入試矣下午張又肩輿至曰紹興太守某公亟請渡江此症惟閔思樓能接手也璿玉卜之吉卽依方頻頻與之覺煩躁消而能寐矣翌晨閔思樓至用犀角地黃湯人咸駭異閔曰非此不能入試矣索張先生方觀之笑曰吟桂附惟張能下今犀角惟某能下安排入闈可也因服數劑卽舉動如常不數日入試獻夫亦不復至

是說也子聞之荆山徐先生先生父柘南先生與金同腐
目擊其事又云張於大比季應試者雲集邀視卽徃卻與
金不收曰吾亦舉子也甯不悉旅人之苦邪嘗語家人云
吾甚貧惟已救人爲急而爲後人治生亦在其中桐谿程
氏類鈔云閔先生凡遇貧人多不受餽遇非參不治而力
不能者則佐已丸劑葢陰已參末爲之有饘粥不繼者則
檢富家酬儀一二封入藥裏令病者見而喜已此獲愈者
不少子士先能繼父志醫亦有名合觀二先生之行誼眞
所謂已治生之術而兼寓濟世之心散附錄已告世之業
庸跼者

花南老屋圖記

花南老屋者六世叔祖分虎先生所築也先是七世祖曉令公遭家難澁遠堂舊居倉卒棄去先徵士公兄弟分散僦居日奔徙四方各爲萬里游後尋壑先生居稍黃邨又構別業於雲棲山麓時徃來其閒徵士公晚歸築秋錦山房於漾葭灣東曰剩舫南曰觀槿北曰息游艸堂與諸老輩日觴詠爲歡先生客溟黔遇碧雞山道士因繪廬山行腳圖旣勸游卜尻里中之司馬坊築三楹名曰花南老屋先生司馬坊新尻詩云花南老屋稱鴻春白版雙扉祇一重其地當在今版橋少東北與藿園相近烏虜百餘年來唯山房艸堂數椽歸然

獨存補苴邨亦不可問先生厓一傳無嗣所謂花南老屋者
已無遺趾可尋富孫嘗於宗人錫純處得石谷子所寫桃鄉
圖谿上之幽景仿佛可見石谷子并題卷末云落花繽紛雲
煙杳渺不減武陵境趣亦將結鄰偕隱惜無諸老題詠爰謹
錄先生桃鄉詞四闕於後阮雲臺師見而題其端秦小峴梁
山舟吳穀人諸先生皆爲補題竊謂行腳圖已落它人手當
葆此圖曰爲手澤并見先生志趣所存今從叔氏旭齋客維
揚念先生舊廬幾幾不識其處屬繆徵君韻補佗花南老屋
圖寓書命富孫爲之記夫世之詞人學士名園別墅所在不
乏勝槩未幾廢而爲墟荒煙蔓草駐蹕之所嘯荆棘之所棲

問其後人或茫然不知其名若先生之老屋雖頽垣敗瓦久
委諸榛莽間欲求其蹟亦渺不可得然有是圖而百季莽之
煙景與夫境地之蕭閒幽僻柴扉蘿徑繚而曲徃而復庶幾
一時之風流裙屐可想像而得之金風亭長送先生南還詞
云花南老屋花無數茅堂在花深處吾不知是圖所繪何如
俟叔氏歸時當竝桃鄉圖展觀則當日幽棲高致不猶宛然
俱在目邪遂喜而謹記其事已報叔氏俾書於圖後時客葵
州丙寅歲六月七日

停橈聽雁圖記

人之倫有五兄弟之誼譬猶手足然苟稍有痾瘡之弗適我之身卽不勝呻吟愁慘之苦故四支和而後全體得已安舒無恙已小正常棣之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誠曰一庭之閒式相好無相猶怡怡悅樂內足曰宜室家外足曰禦侮侮而穌藹之氣洋溢門內將見家之昌亦未有不繇此也從母之夫蔣槎客先生敬季爰爰弟尤真學世警醫工灋書嗜五七言韻語嘗有味於倪高士詩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雁題書已著行寓書石門方處士蘭坻屬其佗停橈聽雁圖處士摹寫詩中之景題曰雲

林詩意藏弄十餘載未肯輕予人題詠今季秋先生出圖示
余且曰予之圖爲弟而作也恐人未知予作圖之意子盍爲
我記之余竊慨世之人於兄弟之間或因田宅資產計較錙
銖之利或曰娣姒細故致語言意氣之乖睽或貧富相形而
歲時徃來之弗與通始則曰纖芥之嫌漸至骨肉參商無可
復合反有不若行路之人噫亦甚矣管睂山蘇氏兄弟惓惓
於對牀聽雨淒見之詠歌而曰爲不可易得今先生季逾七
十步履益彊與弟仍同尻一室暇則拈卽栗攜偏提春爍佳
日偕二三知己相與飲酒賦詩閒復倚聲爲長短句酒後興
酣輒歡呼諧笑抵掌曰爲慢而伯仲子皆愉愉鼓睦幾微無

聞言則不弟墳簾之樂而晚景堪娛孰有踰於此者邪予故
著先生佗圖之意淡有合於小正常棣之義曰諗世之友于
兄弟焉

梅里清芬祠記

明萬厯間先博士霽巖公曰詩名海內皇苒子循謂與獻吉
于鱗相鼎峙實開槁李詩派之始至國初王介人邁人朱
竹垞周簪谷沈山子先徵士秋錦公兄弟諸先生並時繼起
婣雅閩通相與結吟社徃來酬倡無虛日縱橫馳驟各已所
著名其家四方士大夫莫不傾心論交詩篇之傳流蔽遠邇
於時偶爲極盛自是已後胚胎濡染滌淵源而擅騷壇者接
踵不絕則徃日之流風餘韻迄今猶未泯也獨是百餘年來
故家之子姓半已凋零或一再傳而絕或三四傳而絕問其
舊宅而荒煙蔓艸旣變而爲墟矣訪其邱壠而野棘叢菅已

無復宰木矣魂魄何棲蒸嘗何日青燐碧血長悲嘯於淒風
冷雨之秋每與二三人言論及此輒不禁欷歔者久之辛巳
秋馮柳東吉士金香谷處士淡慨先詰之工詩而無後者遂
與同志於里東梅谿禪院大殿後檻設一龕奉二十五人栗
主曰祀之一鐙之佛火熒然六時之炷香不斷檻外有修竹
數竿梅花幾樹可與共保歲寒而晨鐘晚唄漁唱樵歌時相
應蒼於遠近之間諸先詰之神靈亦未始不有戀乎此也吉
士因顏其祠曰清芬里之人皆賦詠其事而屬余佗文記之
蓋禮有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而庭堅之不祀若菽
之餒而自古歎之誠曰俊桀瓌異之才歿而爲鬼其精爽常

凝嶽而不散而不得食於子孫雖亦運數適然而泉壤之慘
悽痛恨有歷久而不能抒者今勣是祠至春秋屢祭猶可想
當日之杖屨消搖共處於一室也衿袵瀟散共賡和於一時
也且後先相望而弄月吟風得揖遜進退於其閒也則雖家
無魚菽之奉墓無麥飯之供而琳宇清幽剎幡掩映茶漿可
已奠谿毛可已薦羞吾知百世下相傳不替亦足已永其馨
香焉已於是誌其歲月并埶書姓氏已爲之記

布衣王介人翔

處士繆天自永謀

宜春縣令郭龍威哀采

文學顧文玉玘徵

布衣周青士質

文學沈山子進

處士屠昭仲焯

永康縣司訓王秦楷俠

上舍周林筵璽

處士周弇山簫

文學顧咸三仲清

明經沈寅中翼

文學徐元仲懷仁

上舍戴坤釜錡

文學李迂僊岱

上舍朱王路翰宣

文學李明揚炎

上舍鄭萼樓聯

翰林院編修金采江蓉

文學郭一鳴鶴

處士郭友桐鳳

處士薛魯齋廷文

處士鍾玉鉉鼎

文學周潛谿槐卿

文學朱爾安賢

附處士金蘭友蓀

張氏宗祠記

古者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蓋卿大夫之支子或有自它國來者俱謂之別子其義通於士庶人皆得爲宗而宗必有祠自始祖而下至於祖禰序世系辨昭穆春秋官祀所已盡報本追遠之意饋奠旣畢且曰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獻酬交錯備言燕私此先王教民親睦而敬宗收族之誼寓焉里中張氏其先籍金陵明嘉靖間有明經丹巖司教睦州之分水卒葬於禾遂家郡城雙節坊是爲始祖再傳爲候補同知紹巖於萬厯間避倭寇復徙居梅里卜宅於谿南花源橋之北背市面壓屋宇間敞流水環繞於弄旁有隙地數畝桑麻菑翳

煙景熹微頗有林泉幽致至孫上舍公亮已所居偪隘復於
中開枹堂三楹上爲樓左右各翼已廂房名其堂曰文蔚康
熙乙卯歲上舍年五十爲母蔣孺人七十壽庭并忽產丹芝
兩莖輝映階除閒觀者咸已爲瑞一時名流如俞右吉屠昭
仲徐演谿查聲山諸先生皆賦詩祝嘏已誌異三傳至處士
孔目啟周景季家業漸落俱無子卽已嫡兄上舍雅君子鳴
佩運庭分嗣鳴佩兄弟仍居舊宅斯堂闕宋無人日久傾圮
重念先人枹造之遺慮其將變爲墟因與從叔蔗園伯氏鏡
輪共議爲宗祠於嘉慶己巳庀材鳩工諏日葺治堂之葺增
屋三楹已爲泄事之所改顏堂曰述德設神龕奉始祖已下

栗主樓之中奉各支祖曰下栗主歲時致祭具牲醴薦馨香
長幼展拜於庭誠禮之宜也東西有書齋疊石蒔花爲暇豫
愒息之處墻之外爲六世祖塋松柏蒼然蓊鬱與庭院之竹
木葩卉高下相映秀陰晦靄翠色紛粲遠望硤石紫微諸山
隱隱在林表越三季而工竣凡榱桷樸櫨宗廟欄檻曰及垣
墻階阼之屬壞者易之污者暗者則堊之髹之靡弗巍奐一
新計各捐錢若干緡落成之日莫不歎鳴佩諸君之賢於曰
妥先靈而綿世澤俾舊基不至侈廢而報本追遠敬宗收族
之誼胥於是乎在且聞先世皆有令惠敦本重義將見子姓
之昌大正未有艾詩曰無念爾祖述修厥德誠曰無忘祖宗

之德即可求多福而詒孫子是則後之人瞻卬堂筵烝嘗罔
替宜其知水原本本已永其孝思庶不失乎古人敬祖合族
之道也與

重修古南禪院碑記

里西古南禪院明季爲文人社會之所名社菴僧依蓮居之
天童密雲師來主獅席題曰古南 國朝順治初牧雲師繼
之訖瀟開堂遂爲名刹王邁人方伯朱竹垞太史俱有碑記
述之纂評印舊制卑狹未極整備至乾隆閒定安勛建大悲
閣於殿後德源重建大殿展清增建天王殿恢拓基宇崇煥
巍峨規模始宏敞矣迨後住持或不能清修梵行有積歲通
賦而繫諸官者嘉慶季福嚴嗣法舟主是席拮据區畫輸國
課三百餘緡然賦雖清而殿宇漸傾圯十餘季來佛屋皆流
丐所棲香積爲游僧所據當日陸地生蓮今已鞠爲茂艸良

可慨焉興嘆已道光癸巳里人金君盍卡馬君溪川等請三
峰嗣儀傳主院事實力焚修清釐冗雜苦募眾緣殫數平之
勞悴重修大殿東西添建兩佛殿泊先蠶殿以至丈室禪房
齋堂客寮廊廡庖湏之屬罔不整理繕葺竝裝飾寶相金碧
輝煌洪開灋化晨鐘暮鼓魚梵之響達於市廛莊嚴宏麗頓
復叢林舊觀矣當儀傳初來時咸以非天童支裔間有異辭
然能繼續明鑑熒熒不絕自密祖視之同爲遷嗣靡分畛域
今儀傳能興崇殿宇譬俗姓子孫隳敗祖業有同族人出爲
經紀家事重得冒大其門俾縣延弗曾有不共傳其爲賢厚
益自癸巳以後藝週歲荒齋園恆不給儀傳矢志修復眾善

亦發願助施迺克鳩工庀材凡棟梁榱桷瓴壁丹漆黝堊之費糜錢四百萬餘爲之左右規畫者金馬二君之力居多而總其出入無豪釐之差者胡君寶榮也工旣竣莫不歎儀傳之恢復前規振興遺教聞鼓十方將見猷徒雲集肆筵設講可復見曩時雨夢之盛後之居是院者當潛修證覺賴卬堂構無忘經營修造之艱庶幾有基勿壞以永建遺幢而不墜爾

谿梅舊宅圖記

吾里自石晉時鎮遏使王公遠居此環植梅花故稱梅里僅三里許亦稱梅花谿明洪武初十四世孫鏞字聲遠由孝廉官編修能詩其題朱克恭水竹居詩云吾家舊在梅谿上弟鈞字天全亦能詩兄弟同居里西有梅花莊梁孟敬石門集中有題嘉興王氏梅花莊詩云輞川舊日多松竹同是高人冰玉心相傳至今猶皆艷稱之今余甥王上舍芳與編修公又十有四世好風雅嬉詠追思先世之故居爰繪谿梅舊宅圖自題斷句三首而屬余爲之記余嘗慨世之子弟惟聲色博弈狗馬之是好至於棄先疇廢故物以恣一時之姦用

閱數傳及其子姓問以前人之第宅與手植之嘉樹已久蕪
沒於荒煙蔓草欲指其所在竟茫然不可得噫非卽所謂數
典而忘其祖歟獨王氏居里爲舊族累葉不衰而上舍一無
它嗜惟專求進於學古而迺能於數百載後緬想祖宗之流
風餘韻徘徊谿上竹籬茅舍眄萬樹之寒香蠟屐幽探斜枝
疏影相映於冰霜雪月圓尊酒賦詩超然於塵埃之外能不
念先人之遺蹟雖世移時易而芳徽未沫數畝園林尙可誦
清芬而傳後世則撫今懷古而景仰高風庶期於相繼而弗
替者爾

重建梅里慶豐橋碑記

長水發源天目經硤石至梅滙北達於甌湖梅會在嘉會二
都之間市名王店石晉時鎮遏使王逵居此環植梅花亦稱
梅里里西跨長水有橋曰慶豐一曰塘橋爲西路入市之門
戶水又分流東注爲市河卽梅花谿居民稠密僅三里許至
橫經會於海鹽塘橋在西塘口本架木爲之明成化間里人
王叔彝倫捐銀改建石橋下有木柵里西嘉會鄉有十八十
九等都村堡相聯人烟櫛比皆紛至貿易兼遠近商賈往來
於是橋者日數千人然自成化來迄今三百有餘年已久傾
圯鴈齒漸平上下有崩墜之勢行旅之人罔弗慄慄危懼若

有將墜於淵之慮欲其集議重建而未得果海昌史君春臺
自硤石徙居里中以此橋爲一鎮之要衝東西之市易有無
之懋遷胥繇此以通津渡人之履趾交錯者可以免厲揭之
患則是橋不誠有關於利濟乎爰首捐銀若干緡邑侯楊公
聞而善之曰此義舉也卽捐廉銀一百兩以倡率之於是以
四月中興功先設浮橋以便行人乃底材鳩工撤而新之高
加一尺西塊亦加廣尺許里人慕義好施者尅史君獨肩其
事朝夕督視閱五月而告竣其糜錢四千緡落成之日凡四
方來集經是橋者莫不拱手歎美則史君之爲此舉也誠可
謂慷慨輕財樂輸尙義者已孟子云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

月興梁成以民不病涉爲王政之一事今史君亟亟於是役
旣不惜捐資復躬親率作踴躍以觀厥成名仍曰慶豐里人
有史公橋之稱將見市闐輻輳物阜民康實有佐王政於一
隅而利濟於鄉井豈不溥哉則人之經行於此者卽數百載
後猶將稱頌而不已也



校經廣文彙卷十六

校經廣文彙卷第十七

嘉興李富孫旣沔

周易集解跋

李氏自序謂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先儒有所未詳然後輒加添削又別撰索隱鎔綜根萌音義兩存末附王氏略例凡成一十八卷唐藝文志僭十七卷鼂公武讀書志作十卷云唐錄十七卷今止十卷而始末皆全豈後人併之邪陳直齋書錄解題亦作十卷朱睦㮮氏云不知唐叟何所據而云十七卷崇文總目及邯鄲圖書志竝稱七篇逸蓋唐志之僭十七卷當合索隱而言後附略例一卷則索隱爲七卷索隱今

不傳故邯鄲圖志云七篇逸也陸樸又言自序十卷非是朱氏彝尊跋亦稱自序十卷爲完書謂鼂氏誤信唐志今自序猶存未嘗言十卷惟中興書目佗集解十卷又云凡十七篇亦是承唐志之說是書初刻於宋乾道二年唐安鮮于侃有跋嘉定壬申其子申之復刻之漕司并假東漕李與巖本其舛脫亦猶是也則其書之傳寫久多繆譌朱陸樸氏本據云得李中麓氏宋季刻本大抵卽嘉定所刻分十七卷後增略例目合十八卷之數毛氏汲古閣本悉同何義門學士跋汲古本云斧季言是書胡氏初開彫者訛脫不可讀其尊人得宋本遂重開之獨爲一書之冠後祇役武英見有宋槧本

中有是書爲毛氏舊物不知何人進入 天府亦爲嘉定大字本今所傳影宋本凡十卷胡震亨本卷同胡氏偁得之海虞趙氏爲南都焦氏弱侯本亦謂差誤不少焦氏經籍志偁易傳十卷故其本同則十卷十七卷在宋時已有兩本朱毛所據者爲宋刻是當泥唐志十七卷而妄爲臆分其更繆者下繫子曰顏氏之子節朱本曰易曰不遠復三句析爲十六卷之首元本當不如是且六十四卦皆反對今乾坤需訟剝復困井分卷亦非則此十七卷未可爲據當曰十卷爲得其真與中興書目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亦無不合也

瀋五鳳三季甄硯拓本跋

右瀋五鳳三季甄家伯舟族祖得於海鹽城外古寺頽垣中
有五鳳三季造陽文篆一行喜劇攜歸因屬友人吾君竹房
斲爲硯篆文在右側并識有竹房琢三字錢蔣石少宗伯見
之佗銘辭張君芭堂爲鐫於上下側方後歸儀徵阮雲臺師
曰爲古甄第一品大興翁覃谿學士賦長歌一篇謂瀋五鳳
無三季特改元在二季十一月傳詔至吳越必在下一季故
此甄尙稱三季其說良是而曰竹房竟爲元之吾邱衍則繇
未知得硯之所自也嘗朱竹垞檢討跋曲阜孔子廟庭瀋五
鳳二季甄字曰爲西京陶旗之式存於今者惟此爾然此實

爲石而非甄今在孔林其誤近人已有正之則是西漢千餘
年來厯有此硯甄宜爲雲臺師鑒賞而寶愛之

北宋二體石經周禮殘碑跋

畢尙書中州金石記載北宋石經遺字三碑在府學東廡易
二碑尙書一碑陳畱縣文廟戟門之北周禮二面每面六排
各三十行又云周禮石經殘碑今僅存卷一及卷五中數石
詢是刻在陳畱然不載明幾石及某職惟舉篆書叙字藏字
祧字詔字已不能攷正其文爲凡淺秀水盛柚堂曾得沐陽
吳融軒所贈周禮拓本二其一天官文其一春官文皆不全
云近季得之土中今在陳畱縣學今攷此拓本篆一行眞一
行每行二十字有第六悉大司樂職則又畢尙書所未見篆
體爲楊南仲張次立等書從佗辻左右佗ナ又辨佗辨玉佗

王昶作醕續作繪此皆從說文亦非盡不攷古至有拜事於
婦人當據石經曰正今本摻字之譌尤有髀於經義況嘉祐
石經湮蕪已久本朝講石經者如亭林竹垞季野堇浦諸
家皆不著於錄始見金石存中州金石記二書蓋因近年所
出故舊時尠有流傳袖堂又言後於融軒處見周易尚書數
冊裝潢已漸脫落書體與周禮同此卽今開封府學所存殘
碑惜亦罕覩從弟金澗得此本屬予審辨因裝成冊將曰質
諸好古者自此攷求石經亦得按獲著錄雖已殘泐脫爛而
吉光片羽不誠足與廣政殘本並重與

書日本論語集解後

吳門黃蕘圃購得常熟錢氏遼王所賦何晏論語集解鈔本
經文旁有外洋小字與日本古文孝經同卷末有堺浦道祐
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字又有學古
神德楷法日下逸口口書攷遼王敏求記云此書乃遼海道
蕭公諱應宮監軍朝鮮時所得予曰重價購之於公之仍孫
并有常熟錢曾遼王臧書印章當卽此書相傳曰爲高麗本
蕘圃嘗於都門遇朝鮮使臣詢曰此書謂此乃日本書近吳
江翁廣平攷正平實係日本季號並非日本國王之號是其
出吉野僭竊其國號曰南朝當在明初見日本季號箋翁君

有吾妻鏡補注亦好古之士則此書出日本後入朝鮮遵王
未知正平爲日本年號但就其得書之處故曰爲高麗本耳
此書十卷與今所傳集解本經文多有不同其書助亦皆有
增損大抵與皇侃義疏及足利本相同予旣假得爲馮君雲
伯所輯論語異文集證校勘一過經文之異者皆爲補入其
注文亦有不同則不暇盡著也遵王此書後歸於顧抱冲家
今歸黃氏洵希世之觀也

重校盧刻易解書後

先從祖敬堂先生淡於易講明濬學嘗手示資州易解曰遽
儒之說塵杼此書予日孳究觀其所采諸家說象誼兼咳天
人竝闡真得聖人幽噴之旨已視河雒先後天之說不免穿
鑿繆妄因依先生評點披校此編自後風塵奔走未暇展讀
今季客吳門將校梓易異文釋從黃薺圃主事處假得惠徵
君松厓評注易解門人江艮庭臨於胡氏本撲塵埽葉多所
譌正間有注義發明諸家之說并錄陸氏釋文於各經文下
洵爲可珍盧氏此刻卽徵君所校惜有改易經文未能盡是
爰卽徵君評注加錄於簡釋文不復添注亦可見徵君之易

學其得於荀虞者尤深矣予媿於易不能窺其淵緼無已闕
發精義回憶始讀此書忽忽三十季念歲華易逝而自傷一
藝之無成丹黃勘畢不禁慨然一歎已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跋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宋魏齊賢

朱竹翁跋又有仲賢葉葵

同編皆錄宋代之文駢體居多凡表箋制誥簡疏賦頌記序
銘跋無不皆備卷首所列姓氏自范魯公質至田莘老萬頃
共五百二十家竹垞跋稱二百卷於徐氏花谿別業得觀宋
槧本今 文淵閣鈔本實止一百十卷檢首尾似無關佚錢
詹事見吳興劉氏臧本祇百卷呂竹垞所見或併所析之卷
計之今惟闕七十七七十八二卷亦無從補云

校輿地紀勝跋

宋嘉定間東陽王象之著輿地紀勝二百卷世尠流傳 四
庫全書亦未收錄今雖有寫本纍錢竹汀詹事求之四十季
未獲後於何夢華處假得影宋本閱一過夢華歿後書歸常
熟張氏近海昌馬氏購得一本卽從張氏傳寫庚寅冬制府
宮保孫公自閩鄧寄是書屬富孫讎校因向馬氏乞借互爲
校勘其失去三十二卷兩本皆同馬氏本卷首影寫錢詹事
手跋曾巧馬本巧字曼誠養新錄此字亦闕鳳劄子有漫滅訛闕字與張氏
乘載臧書記同目錄內每卷下無行在所臨安府嘉興府等
標目每闕卷後補碑記此後人從輿地碑目鈔附其所鈔當

爲書賈從彼僭錄希圖射利字畫極潦艸夏多奪落錯誤幾不可屬讀亦有不誤之處可藉以校正者公所臧本較似舊鈔然遇

仁宗皇帝廟諱上一字間有關筆則亦爲嘉慶間所鈔陳振孫謂其曰諸郡圖經節其要略而山川景物碑刻詩詠初無所遺故其後不嫌複見書中如朗殷敬徵樹桓巡筠竝避宋諱缺筆今爲轉寫所亂亦有不回避者兩本皆影宋鈔然互有關葉及脫落字偶又非從一本鈔出已竝爲補錄富孫於譌字之無可疑者悉據改正其兩本皆譌未可臆定者則標於上方曰誤正雖尙有疑誤不設擅易錢詹事言讀兩月

終篇富孫亦適校兩月而竣庶幾風庭落葉亦爲之一掃云
讀書敏求記載輿地紀勝二百卷云鏤刻精雅楷墨如新乃
宋本下之佳者是錢氏藏有本槧尙無殘闕今也是閱書已
散佚無從
訪求矣

重刻宋本雞峰普濟方跋

雞峰普濟方三十卷宋張銳撰每卷署馮翊賈兼重校定儲臧家竝未著錄世尠有其書攷陳氏書錄解題云雞峰備急方一卷太醫局教授

紹興張銳撰

張銳撰紹興三季爲序大

氏皆單方也馬氏經籍攷宋史藝文志俱僅載備急方一卷然此一卷乃全書之第三十卷其全書倡皆未嘗見也是書爲南宋槧本有吾禾項氏天籟閣圖章軼去第二三六八四卷卷目及廿一二三卷皆有缺葉長洲汪觀簪閩原得此書重付剞劂已廣其傳案是書多古先遺傳之方試之有效者采摭旣富案擇亦精首卷諸論七十條剖析病源極爲詳細

又言古人方意有今人所不到者甚多其治療有意外不測之妙曰普濟爲名其心可謂仁且厚矣今醫家能究心是書參酌而善用之其功效有不可勝言者觀管重珙之意不亦猶是曰普濟爲心與

校衢鈔本讀書志跋

富孫少喜覽藝文簿錄叟志外已鼂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爲最善蓋每書之下論其大旨而一書之本末具見讀書志向有三衢袁州兩本故宋叟藝文志目錄傳記類複見一佗四卷一佗二十卷直齋書錄馬氏經籍攷竝稱讀書志二十卷是爲衢本門人姚應續編馬氏所采皆據此今世行者惟海昌陳氏所槩袁州本先止四卷視衢本幾闕其半此蓋鼂氏初稟宜春守黎安朝屬趙希弁校已鐫梓後希弁得衢本見其部秩增多復爲後志二卷然仍有脫漏并論說多所刪削非鼂氏之真本矣且經轉寫譌繆奪落有難悉舉嘗已

未見衢本爲憾 四庫全書亦祇有袁州本茲厲吳門獲與
汪閩原觀察交觀察好古嗜書儲臧日富已顧君淵寶所鈔
衢本臚志屬校烏馬陶陰鎔脫處至不可讀兼書目別集兩
類奪去一百餘種錢詹事蒼新錄言瞿君中溶購得鈔白衢
本已惜無好事乘行之此書近歸黃蕘圃處復假得讎勘其
書目類無缺葉別集類劉中山刀筆集已下所闕正同瞿君
已袁州本細爲校注末有錢詹事跋語爰參攷互證其所譌
脫字皆爲譌正沾益之竝取袁州本洎經籍攷已增補其闕
失目錄類補五種別集類補一百七種始得成爲完書是書世尠足本顧君已
爲無從補全瞿君欲據袁本補足盧抱經學士鈔本亦厘摘

苒志補於後而今迺復還鼂氏之舊誠得謀計剗剔曰公同
好流布海內實有厚希焉

舊鈔說文繫傳跋

小徐說文繫傳并人多稱之謂其學過於其兄陳直齋書錄解題言其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及之者然予翫其書援引雖博不免冗駁之病未能極其精覈近有段氏玉裁注本斯博而能精直掩并人而過之不無略有凡斲之處而據依經傳發明許義洵爲許氏之功臣其餘講說文者皆可廢矣繫傳版本甚少王氏困學紀聞云楚金繫傳呂太史謂元本斲爛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已許氏說文參繹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槧得於石林葉氏蘇魏本也是在宋時已魁完書乾隆間汪氏啟淑槧本奪落繆誤不可校

舉木部至脫七十一篆其餘部亦多脫去元部屨入新附四字石門馬氏龍威秘書中所彙尤多脫誤頃於吳門汪氏假閱鈔白本每葉心下有虞山錢楚殷藏書字有來春閣席汾印記其元部禪字後亦有禰禪祧祧祧五篆木部並無脫文弟鈔錄者不曉文義譌奪字復不少倘得好而有力者讐校梓行俾是書得見善本不至湮失而因流滌源可知小徐之功亦不爲無助也

明刻書纂言跋

草廬吳氏經說在元儒中傳爲賅洽多所發明弟好逞肌見
改竄經文所著易禮記纂言皆然書纂言四卷專釋今文二
十八篇不爲無識自序云晉晚出書別見於後明正德中十
世孫理後跋言不知何時始脫去此爲嘉靖間琴本皋陶謨
刪曰若稽古四字有庸哉从馬融本改作五庸在治忽句據
班固律歷志改作七始詠其餘異文尙多獨改此數語未審
其指洪範四五紀已下多士多方二篇其并後移綴顛倒錯
簡皆已意自爲之不免蹈王柏諸家妄斷之病是書并吾
鄉金風亭長跋謂得於海鹽鄭氏有端簡公手評語亦甚略

後昇通志堂梁八經苑仍索還未幾散佚歸於海昌吳兔牀氏今爲馬上舍二槎購得二槎讀書好古臧弄宋元槧舊本頗夥此書有鄭端簡手蹟復爲金風亭長所藏跋語數行甚爲可變亦彌足珍惜已

咸淳臨安志跋

本潛說友咸淳臨安志一百卷朱竹垞太史從海鹽胡氏常熟毛氏先後得宋槧本八十卷又僭鈔一十三卷其七卷終闕焉此書相傳後歸花山馬氏道古樓浙江采集遺書係壽松堂孫氏寫本言卽從朱本錄出武林小山堂趙氏從瓶花齋吳氏所校僭鈔一本亦止九十三卷後趙誠夫與朱稼翁同纂修通志朱苦貧鬻書度日曰咸淳志售與趙氏出白金二十金則有五十六五十七兩卷遂鈔呂補之爲九十五卷是與歸道古樓本卷秩又異汪氏振綺堂黃氏琴韻軒所鈔俱同此本近汪小米舍人欲重彫此書與余商權余爲假吳

門汪氏所藏黃蕘圖家宋槧本其苐序目及圖并行在所第
一卷又八十一卷至九十五卷皆係鈔補第七卷中多破缺
處各鈔本亦闕則侶俱從此傳寫第與竹垞所言不同亦無
印章當非纂書亭臧本海昌陳簡莊有廬氏抱經堂鈔本言
從宋刻校過苐行在所各圖較它本爲勝其六十五六十六
兩卷則從知不足齋鮑氏宋槧殘本補入然紀遠等卷所載
詩文頗多刪落此當鈔胥厭其餘而去之并非抱經學士親
校之本簡莊淳祐志跋謂道古樓本歛鮑曰文曾見其書後
歸孫氏又海昌吳氏拜經樓有宋刻本今孫氏已莫可問而
拜經樓所藏殘帙僅三十卷之苐共有二十一卷小米合諸

本讎校各鈔本多譌脫悉已朱槧爲定余并屬已吳自牧夢
梁錄補六十四卷別傳已成化志補一百卷碑刻之闕又可
得二卷惟九十九十八九十九三卷紀邇無從拾補積半載
而校畢正譌補脫用心審而致力亦廛矣爰卽開彫已廣其
傳俾武林舊聞不至放失可不謂鄉邦之厚忝乎

潞水客談跋

潞水客談一卷明賚谿徐貞明所著曰西北之地泉淡土澤皆可成田而萑葦彌望盡屬曠廢議興水利墾闢疏引如南人圩田之制噫徐子之議牧養斯民之亟務也水利之說三代無間蓋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曰時其蓄洩無水旱之虞不必有水利之名也自秦人浚阡陌古制蕩然後之智者各因川澤之利引水溉田鄭白之渠人偁其功而水利之說曰興自後踵而效之者莫不變荒瘠而爲膏腴焉元徙都燕地始卽會於東南漕運之苦有不可勝言而西北之地鞠爲茂艸未有知墾曰成田當時虞文靖議開京東瀕海之

田極措置之詳事阻不行及至正間海運不繼始議舉行而國勢已莫之救矣明嘉靖中汪鋐奏云三代之時皆建都而北未嘗卽給東南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等處皆爲別國其時干戈俶擾亦未嘗取給它邦良以溝洫之制尙存故旱潦有備國用常充其言誠當徐子閱歷山海京東數處如指諸掌爲工科給事中嘗請興西北水利未果行及累謫太平猶對客談其疏之所未竟爲西北水利議亦名潞水客談還朝給事中王敬民薦之會巡撫方國彥方開水利於薊遂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先議於永平等處募南人爲倡明年二月已墾三萬九千餘畝又徧歷諸河周覽水泉分合將大

行疏濬而宦寺勦戚之占田者爭言不便遂罷至崇禎十五
季曾頒是書於戶部令議興復水利而已無及矣噫徐子之
議因勢利導實有裨於生民當今之時有能舉行之者闢荒
閑之地疏水泉之利如南人田而耕之一晦數鍾可得穀歲
億萬萬則西北之民可致贍給而甌富饒東南百萬之漕亦
可省已民力有不大紓也哉竹垞太史詩云東南民力愁先
竭西北泉源棄尙多蓋亦有慨乎此也貞明字儒東甌谿人
隆慶五季進士盛袖堂大令問水漫錄載是議謂言水利者
不可不知故備識之

敬堂從祖曰疏通知遠可已坐言起行安得有志之士上

請於盛朝乎

困學紀聞書後

余弱冠時讀書願學齋先從祖敬堂先生教以根柢之學嘗謂澹甯安困學紀聞博而能精簡而有要亭林先生曰知錄明體達用具有經濟於讀經史外二書不可不熟復也曰手所評點及厚齋從叔校本分授孫輩余於日知錄曾讀十數過而是書用力尙淺近四明屠氏合閭潛邱何義門全謝山方樸山程易田諸先生評本另爲校槧黃岡萬氏復加注釋爲集證一書今煠復來葵州於書肆購得二家本寒窗無事更取而參校之其中所徵引者仍有未能盡悉益歎澹甯安之博綜靡涯且自媿十餘年來南北奔走一無所成追思曩

日耳提面命愈滋汗浹再爲覆校不勝撫卷太息云

校經廬文稟卷十六

嘉興李富孫旣訪

圖學辨惑跋

圖學辨惑一番姚江黃晦木先生所作呂圖出自陳圖南本養生馭氣之術託諸大易假借乾坤水火之名呂自申其說而於易絕無所關致力辨之予竊謂白華山道士陳搏創爲諸圖又著龍魚河圖諸篇其詞誕矣恍惚文義不通而後人入其箇中奉曰爲寶其書遂流害後世妄加聖經之上可爲一喟此先生所爲不得不辨與又案河圖之名見於周易尚書魯經山海經等書大約是受命之寶其形莫攷若八卦之

位水火之次說卦已明言之何庸圖也厥後邵古劉牧李溉之流遂歧眚之河圖爲洛書貳造今之所謂河圖又別撰太極先天後天諸圖實與易理豪不相涉眚歐陽永叔呂河圖洛書怪妄尤甚其爲說呂黜之嗟乎五六百季來尊之信之孰能辨其惑哉顧亭林先生嘗云希旦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其中呂爲易而其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此非與先生之論竝千古卓識乎且自宋呂苒無有言河圖爲八卦者至鄭元虞翻荀爽王肅之書皆無圖孔穎達李鼎祚之書亦無圖非苒人之智有不及也惟謹守師承而不

設僞佗曰欺世然則讀是書不特曰明初造之妄亦足曰發
古今之蒙後賢復起當必有其辨其惑者先生名宗炎字晦
木太沖之弟嘗從山陰劉忠介公游故學有原本又有周易
象詞十九卷周易尋門餘論二卷太極圖說辨一卷惜未睹
其全書埃再訪而卒業焉

毛詩稽古編跋

國初吳江陳啟源字長發與朱長孺同里居朱伯毛詩通義
相與商榷長發誤毛詩稽古編三十卷援證詳博辨駁集傳
多有確當予自寫錄一遵許氏說文之體當時原本有二近
龐氏昌所臧元稹本付彫然字从說文其荆罰字仍伯刑昌
薪樗字當伯樗而樗樗二字亦仍徐氏之舊怒如調飢釋文
本伯怒此隸體誤本伯怒溺云當伯怒溺非是蓋韓詩伯溺
毛自伯怒說文溺讀與怒同方言溺或曰怒雖二字古通用
然不可謂毛伯溺也標有梅昌標乃拋之重文此亦繆拋字
爲徐鉉新刊非許氏原文左氏傳通用標此乃俗字誤何爲

說文所載蓋陳氏弟據徐氏韻謹本未見始一終亥之元本

也

葍稽疑條云今世說文乃徐鉉韻謹非許氏始一終亥之舊

說懌女美又引說文懌字

云經典通用釋謂是濫呂葍此詩原佗說釋康成非破字也

此懌字亦是新埵與子同澤云箋澤藝衣明監本誤佗釋當

依呂記嚴緝改正今釋文正義皆謂鄭佗釋則當爲呂氏嚴

氏之譌一之日厥發引釋文云說文佗畢發今說文佗畢次

然釋文本云厥說文佗畢

疑卽畢字之譌

發如字此又畢發二字誤

連讀之元戎才乘箋云鉤盤行曲直有正也肇釋文佗股云

股今佗肇謂佗鉤股良得之引九章算術句股之名車之行

似之孔疏云盤定本佗般或謂車行鉤曲盤旋然不如取象

於鉤股此說亦繆釋文股音古恐傳寫之誤蓋古盤字佗般
卽定本之般溘張納碑及仲炆下旬碑又佗股似股字隸體
尔疋釋水音義云般李本佗股釋文佗股卽股之譌從未有
輦與股通者易或錫之輦帶釋文王肅佗輦穀梁桓三季傳
諸母般申之注云般囊也釋文般本佗輦此其證也後予極
焉箋云極誅也魯頌致天之屆箋云屆極也一佗陳氏曰釋
言云極誅也不云極屆極也不云極郭注極誅引繇則極
注屆極則云有所限極二字義並不相通不知極卽極字書
繇則極次釋文本亦佗極苑柳箋極誅也釋言佗極是古極
極字通用

段氏曰鄭箋極誅也正義云
釋言文今尔疋佗極蓋誤

築城伊減云當佗洫

減疾流非成閒洳然夏本紀云致費於溝減卽論語盡力乎
溝洳正義引匠人佗成閒有減云減洳音同故韓詩佗洳毛
佗減爲通俗字攷異類引釋文萬億及秭云秭一本佗數此
甚誤案釋文本謂毛傳數億至萬曰秭一本佗數億至億曰
秭今亦上下牽連誤讀之詒孫子云釋文詒本或佗詒二字
必有誤此亦錯讀釋文本云本或佗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
妄加也是又誤絕下文而讀之也松楸有挺曰釋文云柔挺
同物耳句有誤段氏曰釋文云挺長貌柔挺物同於老子挺
埴云和也柔也又引字林云長也謂長與柔挺無二字陸氏
佗挺明甚故云柔挺同物陳氏尙未深攷夫陳氏之於詩嬋

心致力已極精淡而猶有繆誤如此甚矣說經之難也詎可
侈言箸述乎

書羣書拾補馬氏經籍攷後

經籍考所引讀書志皆據淳祐己酉信安郡守南充游鉤所
聚二十卷是爲三衢本昭德門人姚應續所編今世所行者
惟宐春守黎安朝屬趙希弁校聚於袁州僅四卷謂之蜀本
盧抱經學士羣書拾補正訛補脫極爲精案然如易類胡安
定易傳下引鼂氏語復有又曰一條此直齋書錄解題並非
鼂說編年類通鑑節文下云鼂氏曰當佗陳氏鼂字誤案衢
本載此書陳氏解題無之則以鼂字爲誤非編年類晉春秋
略二十卷引鼂氏語亦陳氏解題誤爲鼂氏地里類六合掌
運圖一卷下陳氏語亦誤佗鼂氏云凡爲四十四圖陳氏解

題作四十圖韋述西京新記五卷引鼂志攷唐宋藝文志地
里類作兩京西字誤別史類裴潏大和新修辨謗略三卷傳
記類李德裕大和辨謗略三卷引陳氏曰初憲宗命令狐楚
爲元和辨謗略十卷錄周秦迄隋忠賢羅譏謗事跡德裕等
刪其繇蕪益以唐事裁成三卷大和中上之集賢學士裴潏
爲之序元和書今不存云云此與鼂志儒家類言略同

通攷
儒家

不載此書循本鼂志雜史儒家大和辨謗略三卷兩見竝云李德

裕撰雖下文義不同疑卽一書亦不入儒家蜀本載雜史類
而儒家無此書僞史類匈奴須知一卷契丹歸明人田緯編
次鼂志陳氏解題皆作歸明陳氏解題有金國志二卷承奉

郎張棣撰淳熙中歸明人衙本句奴須知佗契丹歸朝人此
當不誤陳氏解題又載金國節要從事郎究人張匯撰宣和
中陷金至紹興十季歸朝則佗歸明疑字之譌藏官類翰林
盛事一卷唐張著撰下云記唐朝儒臣美事凡三十八人本
鼂氏語誤佗陳氏前故事類已有翰林盛事一卷下引陳氏
語此亦宜併入一類司馬溫公百官公卿表引鼂氏語馬氏
謂鼂所言乃與巖續書非溫公本書也然鼂在李之前安得
見其書當是後人編鼂志者外誤譜牒類唐張九齡姓源韻
譜一卷下引陳氏語衙本鼂志此條與馬氏所引正同袁州
本刪去古者賜姓以下一段則通攷佗陳氏誤今本陳氏解

題與鼂志不差一字恐舊本亦從通攷補入且解題填人姓名上多冠以爵里此僅稱唐亦爲鼂志之例儒家類溫公集注太元經下引鼂志衡本至皆國朝人止其溫公說元曰一篇當是馬氏所采應提行另條竝非鼂氏語皇極經世書下引鼂氏云又有觀物篇繫於後訛作後又看繫述敘篇七字不可解案衡本作後又有繫述敘篇其子伯溫解鼂志入此有字譌作看字疑虛氏未見衡本故不能辨正而以爲不可解釋家類唐僧智昇開元釋教錄下引鼂氏語衡本入書目類本云張天覺以懷迪與菩提流支同時流支後魏僧通攷脫同時流支四字文義不明別集類揚雄二十四箴一卷下

引鼂氏亦陳氏語誤作鼂又別集類盧氏補授知小錄三卷
引陳氏云云注曰此條失載當在鳳策聯華前攷詩集類素
韜玉投知小錄三卷引鼂氏云云則此錄又複出陳文惠公
愚邱集下陳氏云乃鼂氏語誤作陳氏淵上丈人詩二十卷
下引鼂氏云是陳氏語以其稱與鼂以道同卜隱居於嵩山
似非子止之言然富文忠公集司馬文正集皆稱鼂以道陳
氏解題並不載此書未知盧氏何所據而云然趙希弁攷異
云陳叔易詩衢本佗澗上丈人詩是馬氏正引鼂氏說此皆
盧氏所未及糾正雖標題下云通攷所載乃衢本前在吳門
假得盧氏鈔校衢本其所闕失俱未補足以前此未得全本

故猶沿舊誤今衢本吳門汪氏已卽余校補本鏤版以行亦
好古者所宜據以校正爾

書已未詞科薦舉日後

朝兩開鴻詞科康熙己未得人最盛朱竹垞太史嘗欲輯同薦一百八十餘人事蹟爲鶴書錄後又名鶴徵錄未及成葉楊先生未孩謂於同里王梧邨處會見手稟數番今已散佚無存後予於其令子文樸所見數紙有鈔其報部事實者有竹翁手書不過數人記其爵里而已竝未有撰論先敬堂從祖晚季歸田得稟書亭薦舉請公目一冊擬纂輯成書然厘條疏三四十人而歿丁巳歲予館禾城因從沈雙湖吏部及惠清徐氏假各省郡邑志彙泊國初諸家文集彙著手爲檢錄一百八十餘人出處綴緝略備尙有數人未得具詳

曾質錢竹汀宮詹王述庵少司寇梁山舟侍講俱未能知其
中采引諸書較簡已從祖纂輯之意在按羅邇間軼事其於
人所共知者不復著錄是歲秌值學使阮雲臺師按試禾郡
卽目是稟請正目爲世未有此按錄甚稱善又謂宜仿董浦
太史詞科掌錄例增詩文爰攜去屬浦江戴學博殷海重
加增訂名詞科類編後改詞科撫錄未幾行無錫秦小峴觀
督亦鈔錄一副手自釐訂名已未詞科錄後增叢語四卷蓋
觀督曾祖對巖先生亦膺鴻詞之選此錄近已鏤版茲薦舉
一百八十六人目與家藏先徵士公所記正同惟多顧炎武
林鵬二入世間尠有傳本卽戴蕢塘鴻臚吏垣牘略所載亦

瀛洲道古錄跋

朱竹垞先生在翰林時已翰苑掌故諸書俱蕪陋可笑欲別撰瀛洲道古錄自分職以來訖於明崇禎之季未暇成予嘗於其家見有藁本二十三冊皆從各書中鈔錄自叟類已及明人集部無不蒐采內有明實錄數冊當是入直時所鈔其字跡不甚雅想卽先生所謂楷書手筆也閒有先生自錄者其國子監等圖係西峻所寫竝無弄後次第亦未分別門類季謙云此錄分九門未審何據且予又見編成第一冊已建置爲首從黃帝立叟官始先生手題曰瀛洲道古錄底本并多所增易而建此一門季謙反不載入殆未見此本也此錄

誠爲翰苑中不可少之書然後人欲續之者正復不易聞畢
烱飜尚書撫陝時曾向先生元孫富平令休承鈔得一本思
欲緝成今見所鈔二十餘冊已散歸桐鄉馮氏亦並未爲排
纂也恐此書終於逸失因纂其詳如此

是書後歸阮雲臺師
亦未補輯成書建置

一門畢
鈔本闕

書日知錄後

日知錄三十二卷三通之精華也從祖敬堂老人嘗出是錄
示富孫曰熟此書學術經濟文章具焉蓋其於經史典禮
無不稽攷詳覈闡發精微而其規畫時事國計民生洞悉利
弊上下古今實能鑿鑿乎言其得失善敗之故後有作者起
而行之直可追三代之盛治豈溘唐已下云乎哉吾里徐敬
齋云日知錄一書內聖外王之學撫世宰物措之裕如雖洪
容齋隨筆王伯厚紀聞皆不及也然卽先生當日亦自信其
書必可用於世有與人書云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
後復起當亦見諸施行也則是錄洵非一世之書矣此本

卽依老人所評點且曰先生所詒先徵士公元刻

張力臣昭所寫先徵

士裏先生詩昡者日知錄寄我楚南峰是也

勘其異同分別標記誠爲善本富孫

覆讀數過稍得窺其崖略間有譌字不合者輒請正之後見金山汪君今韓有何義門學士勘本讎校頗精因與轉假一校改自此烏焉亥豕可免矣異日倘能熟復此書貫串通達則體用兼賅庶於讀書有成焉因書之曰自勉云

書李鼎祚軼事

朱竹垞檢討言唐史論經學獨未及鼎祚唯宋史禮志追贈
贊皇子元四明袁桷集謂資州有鼎祚讀書臺富孫案太平
寰宇記云鼎祚資州人明皇幸蜀時進平胡論後召守左拾
遺輿地紀勝云鼎祚盤石人肅宗時左拾遺鼎祚奏言山川
闊遠請割瀘普渝合資榮等六州界置昌州元和志寰宇記
皆云乾元元年置是從鼎祚之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題著
佖即輿地紀勝言鼎祚注易仕至殿中侍御史又言讀書臺
在資州東二十里鼎祚兄弟讀書於其上俗呼四明山是鼎
祚爲資州之盤石人仕不終於著佖郎而上平胡論奏乞分

六州地置昌州具有經濟才略第所攷見者惟此爾其它事蹟愔無可徵已

陶塵居士畫冊跋

秀水何明府振武住東城外秋涇橋自號陶塵居士爲朱竹垞太史之甥康熙間曾官寶坻令善繪事工花卉翎毛艸蟲罔作山水自謂得王麓臺指授兼長指頭畫太史嘗賦長歌贈之張浦山畫徵錄稱其筆意雅秀識者重之解綬後賣畫以給盛傳於時此冊爲王茹園賢甥購得花卉設色竝娟秀明媚點綴粉蝶翠羽及魚鱗無不畢肖山水樸大癡石田筆亦醞釀深厚指頭墨菊竹一葉極疏瘦知不僅以渲染見長居士之畫深得古人意致閱今百餘載已不易觀宜茹園愛玩不置尙其珍重而什襲之

書王邁人方伯手書分單後

鄉弄輩方伯王公已順治己丑通籍時兩廣猶負固明年春
豫授知廣州府從軍嶺表穿敵壘渡危瀾日督諸將攻戰尋
獲底定捫廣西左江道餘孽未靖復密定計戡平之轉川北
道兼提學公明造士遂擢廉使歷江西右布政使力請蠲除
浮額士民感之爲建生祠公持母喪歸服除補山西右布政
使無何吏議裁餼卽乞歸公歷官二十季廉絜自矢常已冰
蘖之操倡屬吏絕苞苴解綬後計弄後所貽三子銀厘七百
兩蔣夫人有丈夫才略變奩資貨殖積致數千金公歸田一
載值蔣夫人歿將所積資產分授諸子親書此據俾長子收

執之公優游林下者又二十季餘嘗聞公旣鄉時布袍竹杖
出入從未乘輿人皆不知爲二品大僚也季八十七而卒公
制義堅凝峭刻詩宗韋孟書瀟學鍾王晚歲已明道著書爲
已任自康熙九季迄今一百三十有三載其所授之產廢弃
已略盡子姓亦凋落竊思天運之消長與人事之盛衰相爲
循環斷無久而不變之理然公旣官刻厲清節不妄取一錢
曾不數世而凌替如此屢閱此據不禁爲之三歎息已從弟
金瀾得此屬跋數語因略書公行事已歸之

書齋舛老人手札卷後

康熙辛巳先生游吳門從子襲遠

甫田

偕行集中有初二夜

月同聯句壬午巳所輯明詩綜開彫於白蓮涇之慧慶寺甲

申歲竣工竹里張未未孝廉酷愛先生手墨購得致襲遠十

一札分書齋中讀書詩第八首

紀者八八人集中
作紀者六十四

并識癸未

長至後八日

集中編
於甲申

時寓吳關慧慶僧舍諸札大氏皆在吳

門時襲遠曾預詩綜緝評當竝任校栞之役故有言鑒補版

印事及屬其攜取各書亦俱爲校勘計襲遠因裝成此卷後

有汪退谷高槎客查初白三先生跋今春未未拏舟過訪出

以見跡竊歎先生遺書早經散失卽手墨圖畫亦都歸它人

手里中匙有存者未未既藏有小長蘆釣魚圖并楹帖尺牘
甚夥復得此卷所謂好之篤而聚之富其精神所合侶有相
感者先生雖不曰書名而丰神邈逸若不經意自饒有姿趣
至老季猶韵態如故實由胸中八萬卷蘊積所致宜令人於
百餘年後仰慕之而彌爲珍寶已

題張銓侯壘石贈言卷後

吾郡張君銓侯爲南垣翁之子世已壘石稱康熙間供事

暢春苑布置玲瓏悉稱旨至士大夫名園亦多出其手嘗

過堯峰山莊爲壘石庭前作雲林筆意鈍翁先生賦長句已

贈因裝成卷子先徵士秋錦公有辛未夏日客莫釐作贈言

書於後與文集所載字句頗有增損殆後來復加竄改也破

庚午歲崑山徐尙書告歸詔許開書局於洞庭山先徵士

伯姜西溟黃俞邵閣百詩顧景范唐實君諸先生俱應其招

助修一統志銓侯此時當選來玉峰洞庭間故卷中皆有題

辭又先集中有簡徐大司寇八百字題裘殷曰陶然圖此卽

卷中裘璉私印殷玉父者曰玉二字或先後改易先徵士在書局有同局諸公姓氏單猶存舊笥夫銓侯曰一技之工巧爲諸名公所傾倒皆有贈言曰寵譽之如此蓋其家相傳之術必取諸名家畫曰爲本伯真山伯畫非尋常庸匠所能仿佛故一時爭欲致之未未孝廉得此卷惜已殘剝重加裝潢自爲題識復屬余跋後銓侯本居郡城東關外俗名石鋪後人有字天爵者亦善壘石今子姓無聞其灋殆絕未未臧弄此卷可知銓侯當日之名簪於寓內使百餘年後尙不至湮沒無傳是銓侯之畚也夫

昌族祖鹽使姓峰公壽竹垞先生詩後

徵士厯錦公兄弟詩文名海內俱爲三本與朱竹垞先生論交最淡後鹽使姓峰公曷季皆賢仕亦何三李姓峰公繇進士改部曹厯官至兩淮鹽政絜已惠商活名徹朝寧與趙恭毅張清恪陳恪勤諸公有十廉之目康熙戊子歲爲竹垞先生八十初度姓峰公時爲比部郎中在都門賦詩三章書紈扇已寄祝閱今一百餘載而先生之遺書與一時朋簞之投贈皆已散逸無存今姓峰公會孫介石徵君於友人處購得此紈素楷灑工整詩意纏綿霜縑團月墨瀟猶新讀之可想見當日風正之遺徵君因裝潢成冊趙璧完好合浦

復還重念先人之手澤感數世之交情其能不寶而臧諸

書津逮祕書目後

汲古閣津逮祕書總目一冊先高祖觀樞公手書以便檢閱
昔先徵士公與毛黼季先生交契時以詩札相投贈歲戊
午修禊之日嘗有和荅徵士公珍珠簾一闋書於研金扇頭
行楷極秀媚猶臧舊篋此書一百二十冊一百四十六種內
闕金石錄墨池編瑯嬛記三種當爲毛黼季所贈竹紙初印
每冊書底觀樞公手寫書名公楷灑學趙吳興丰姿欲絕與
朱西峻先生相仿佛頗耐愛翫徵士公所遺之書皆歸於萬
善堂富孫於乾隆癸卯甲辰閒讀書萬善嘗得披覽不數季
此書竟售於禾中馬氏聞馬氏家落亦已轉售它姓於乎書

籍之在人閒不能聚而不散豈聚之多者爲造物所忌抑天之盈虛消息有固然邪惟是先人所留貽至不能保守一旦棄之如遺其亦不清夜自思矣錢唐王雲廷先生家戒云近有人因司馬溫公之言佗轉語曰積書曰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賣則能賣者尙不至任其飽蠹穴鼠而暫資一日之用耳此目曩存余家今重展眎手澤如新猶見先人珍重愛惜之意能無慨然興嘆也與

介石徵君曰遺書雖亡有此一跋亡可猶存感念先澤冀不至湮沒彌見用心之苦矣

題蒹葭秋水圖卷後

國初徐皆山公王邁人方伯朱竹垞太史洎先徵士公皆以
詩文名海內家學淵源具傳奕世菰蔿公與朱西峻上舍先
高祖觀槿公爲漁社八子文宋風流盛稱於時外曾大父葭
洲公爲皆山公孫目染耳濡得從諸老輩往來講授工詩文
與家稔鄉太守道南上舍爲賢關七子曾至京攻授州同知
歷游山左河南諸大府幕咸折節訂交嘗繪有蒹葭秋水圖
卷同時名人皆爲題詠數十年來稍有剝落中表弟硯芬重
加裝潢手澤如新復乞禾中錢澄齋中丞補題圖名珍重而
葆藏之竊慨里中前輩莫不好寫圖以寓意暴書亭爲最夥

所有煙雨歸耕竹垞小長蘆月波吹笛等圖已早散落人間
矣公又有蒹葭垂釣圖卷爲同里屠景山崖所寫此圖並不
署名當亦爲屠君筆恣意樵景蕭疏澹遠迥非俗手所能前
人嘗稱其山水深得元人筆意今研芬謹守先澤兩圖均完
好什襲弗敢失墜其孝思之深孝行之篤以視世之輕棄先
物者不誠足令人心欽者歟

書外祖徐處士竹林獨坐圖卷後

國初皆山公與先徵士秋錦公兄弟呂詩文相訂交徃來賡
詠名傳遠迹至稭塍公兩世復結契好數正誼克追并輩風
流先外王父孟亭公爲皆山公曾孫讀書植品不得志於有
司家貧嘗客游山左掌書記一時傾倒禾中江萬原先生亦
客厯下時共疇倡所化極溫潤和平昆明任君天相序盛脩
之十餘載賦歸繪有竹林獨坐圖同里朱芋陂家小崆峒諸
先生皆爲題詠自是居家授讀不預戶外事舅氏秋江公隱
市廛呂謀赤水能盡絜白之養不數季公歿富孫裁三四齡
不能省記今屢是圖當在公中歲時容顏豐晬須髮未蒼數

竿脩竹趺坐盤石閒有瀟灑自得之趣閱今七十餘季中表
弟林衡重加裝潢生綃活翠拂拭猶新屬富孫識數語於後
竊歎世之子孫非必盡不肖苟無敬念先人之心將舊藏之
書帙并所遺之小景忍舉而讎於它人之手或其境迫使然
與然於孝敬之道謂何未嘗不慨焉傷之則林衡之珍守先
澤弗使失隊可不謂賢矣乎是愈足重已

汪小米曰敍次簡淨後幅尤無限感慨

馬枹東十四經詁室圖跋

余與君同爲劉文恭公儀徵相國門下士君早歲潛心古學
畢究微言於兩漢唐宋諸儒之經誼旁及諸子百家傳注之
說靡弗強識博通易悟爰辰書信今文詩綜三家禮兼大戴
春秋參三傳以至論孟爾雅之屬皆各有成書而聲音詁訓
尤爲深邃蘊涵既久復旁通互證日有創獲能發前人所未
言而并糾其紕繆成十四經詁問答六卷儀徵師深重君經
學契洽甚至因以其所作十四經詁室圖濡翰題其卷首君
績學二十餘年實與博無涯涘著述等身不以圭組爲榮日
以鉛槧爲業每一書成必郵寄余相商權今秋考覈假旋省

觀出此圖眎余并讀其書深歎其考覈精詳援證明確元明
人無論已擬諸近代足與亭林松厓謝山竹汀諸先生之學
並傳於後矣

君假歸時已咯血數口旋聞暎夷滋事寧郡失守病日漸
增余作此跋不數日君卽捐館舍失一多聞之良友深爲
歎吧其所著諸書槧板留於學解皆經兵燹毀棄無存不
禁更爲之慨歎云又識

贈修職郎先府君行狀

同里門愚姪馮登府撰

府君姓李氏諱國華字巾之號蕙浦先世江陰人元季干四
提舉公始遷於梅會里七世祖霽巖公諱應徵明萬歷癸酉
舉人國子監博士已詩名海內與空同于鱗相鼎峙霽巖公
生隆菴公諱士標山東寧海州同知崇禎末冷口兵入歿於
王事卹贈尚寶司丞 國朝乾隆間

詔入祀忠義祠隆菴公生曉令公諱寅崇禎壬午副貢福王
時已夏官屬徵不赴曉令公生秋錦公諱良季縣學生康熙
己未徵試博學鴻詞科秋錦公生觀權公諱潮偕觀權公生
榮邨公諱莢房竝國學生榮邨公生友鷗公諱振友鷗公生

府君一人幼聰穎曾大母張太孺人愛之甚六歲入家塾讀書巍然如成人逾十齡讀五經四子書畢卽學爲時藝塾師見之深加器許後從從祖敬堂公學文章瓌偉有根柢與從叔厚齋公相砥礪詩詞克嗣家學敬堂公皆已遠大期之季二十四學使雷公鎡取入府學補博士弟子先是曾大父早世分受薄田數十畝大父少孤曾大母晝夜操作拮据持門戶家日貧後大父客豫章十季無所聞大母徐太孺人備極艱辛府君館於莊叟里顧氏藉脩脯以佐甘旨大父旋以病歸次季五月曾大母卒十月大父又歿府君經營舉事心力俱瘁旣服闋念家道益落不得已爲負米計從徐先生松川

游會稽慕然猶志在功名僅掌書記頃刻千言立就人已劉
孝標相目山西陳公夢說由刑部員外郎督糧浙江已才望
自負聞府君名幣聘相招一見傾倒如舊相識每督運至淮
輒偕行途中賦詩酬和積成卷帙相得甚驩後陳公已事被
議降署嘉郡守府君偕至署中旋罷歸方伯徐公恕卽邀入
署書劄填委削荅如流衢州太守王公士澣亦久知府君遂
延致郡舍投縞贈紵其知契與陳公同畱十載王公已事去
職府君淡於制藝故每遇大比必歸省試至是遂無意進取
癸卯客常山令宮公履基署丁未客紹興太守孝公順阿署
復偕來禾郡信府君甚淡不巳郡人爲嫌庚戌客臨海令穆

公林署旣同至鄞邑游履所到皆倒屣爭迎未能暫息里門
府君念曾大父母及大父尙在殯宮因營葬於大石橋祖塋
側并爲大母築生壙府君迺謂三十年來心事纔畢矣甲寅
冬客會稽令邢公璵幕數月卽辭歸府君精楷法淡得力於
褚河南樂毅論及趙松雪諸書每日必臨池手摹率踰六十
目力漸耗奉侍大母家居越歲卽丁大母憂猶作嬰兒嘔哀
痛盡禮是秋伯兄紹孫登鄉榜府君心少慰逾季丙辰又遭
先妣徐孺人畧府君極爲傷悼自是不復出府君至性過人
事大父母盡孝後雖爲貧客四方然已大母在堂不忍遠離
故所游不越兩浙歲暮必假歸省覲已奉色笑爲樂生平持

贈孺人先妣徐孺人行略

嗚呼惟我先妣徐孺人之歿迄今二十有七季不孝等偃蹇
狀不克有所樹立已顯揚其親而家傳幽碑未得其人已
哀著之私心銜痛無日或忘昔丁君子復許爲立傳蓋其與
不孝等論文講學日夕歌山房中知孺人之事最悉然未能
踐諾今已離離宿草矣不孝富孫常飢驅倥傯今歲得家居
使不覩縷一二已冀四方之大人發摠幽懿其罪更尙可言
哉用是和淚濡墨略爲詮次云孺人姓徐氏高祖皆山公諱
在自海昌遷梅里已能詩名世稱演谿先生與先徵士秋錦
公朱竹垞周簪谷諸公相倡和爲金石交會祖菰塍公諱耀

然邑庠生祖葭洲公諱吉甫國學生考授州同知考孟亭公諱士龍孺人生而柔淑長嫻女訓未嘗有疾言遽色外大父客山左適館無常家恆絀外大母沈太孺人藉紡績以贍朝夕故孺人勤習女紅無少怠季二十九歸府君事曾大母能得其歡心時大父游豫章無所知遇十季僅寄歸米提十金薄產未足已供饘粥大母日夜操餽孺人亦共事紡績已佐堂上之需旋遭曾大母及大父器產益削府君不得已負米在外所得脩脯每歲不過數十金孺人綜理家政持籌愈艱上已奉甘旨下已育子女及僕媼等且歲時之祭祀族鄰之饋問閨月必請從大母楊太孺人曾大姑母至家與大母情

話竟日已博歡笑皆賴十指已時補匱乏俾府君不至已內
顧焉憂不孝富孫幼時從師讀經傳孺人夜坐不休恆令就
篝燈誦日所受之書不孝等稍長爲文會每月一二課與者
十數人孺人親具酒饌雖瓶罍必謀致潔腆孺人因家窘於
資自處至儉約飲食先擇其精美者已奉大母而自取其麤
更有餘好分已予人遇冬月或無絮衣冰雪凜冽至寒噤戰
未嘗有已告於人不孝等尙穉雖心傷之而亦無能爲計每
日炊米若干升至哺食偶缺俟他人食之孺人或忍飢不能
飽又躬自執爨不欲使人代之已糜薪其居恆辛胥類如此
後爲不孝等經營昏嫁左右支絀彌形拮据終未乞假於姻

族間嘗有遠族耄老貧困者每量力賙卹之御下極寬恕絕不加已怒詈前後持家三十季心力已交瘁矣至府君已日肯居家而不孥等猶浮沈諸生中未能微幸功名已就一日之養復值大母憂孺人心倍焦灼乙卯夏末忽患脇肋痛醫家視爲肝病治之罔效是秋伯兄領鄉薦私謂孺人之病由此可痊然旋臥牀褥求醫於遠方或用參苓終不驗醫亦未能識其症身體日羸瘦纏綿至次季夏遂罹大故嘉慶元季五月二十九日也生於雍正八年十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七烏呼痛哉孺人一生處境備歷艱苦至有人所難堪而治豕井井有條序真可謂能儉已勤卽叟所載鍾禮郝法何已

加茲戚黨至今咸傳之道光二年己伯兄會稽縣教諭遇
覃恩貤贈孺人不孝等偷生人世妻欲執筆紀述輒哽咽不
能成語今季皆耆艾已無可待使一旦淹忽則孺人之賢德
懿行遂泯沒不彰於世爰謹敍梗槩備志傳之采擇己昭嫻
範而示後人不禁涕泗之潄潄下也不孝富孫泣血述

女映玉附墳銘

并序

女名映玉余之第二女也側室王氏所生幼聰穎能言卽辯
慧六歲知讀書余爲授女訓內則毛詩及唐人詩輒能曉其
意義教以楷法亦秀媚有玖閒習鍼黹不煩姆教能自得之
九歲生母卒余命側室沈氏拊之如已出性靜默寡言笑
而於事理俱明了於中心甚靈敏凡刺鳳描鸞及偶綴獅子
蠻王等物皆極工巧暇喜臨池尤勤於女紅織紵組紃之事
靡不悉嫻年十五許字同里沈某事余極孝謹問寒燠日
定省每食必俟余至迺舉箸曰余齒搖落必先曰甘膳奉余
而自取不擇精美余偶近出至宵渙必俟余歸始就寢侍慈

母亦夔鼓時佐內政井然具有條理自處尙儉約不效世俗
華靡習氣被服無嫌僮僕衣數滌濯猶不忍易余比季家居
一室笑語見其婉孌柔淑方謂命嫁之毋庸譚諷也孰意未
及笄驟患腹痛胃滿口吐白沫實氣血皆虧所致爲庸醫誤
投藥劑破氣劫陰以至元氣大損肌日瘦削成瘵參苓亦罔
效沈綿二百餘日臥牀褥四十日粒米不進者十日晝夜呻
痛不安聞之肝摧腸斷尙戒嫗婢勿使余知惟自期速死終
無一怨咎之言并不及它事臨歿神明不亂猶張目數視余
淚下而瞑道光十二年閏九月十八日也季僅十有九烏呼
痛哉此豈命耶非耶使余椎腎傷慘慟悼之不已何天待我

之酷耶余自審無甚辜惡止此一女而必假醫手曰夭折之
天之報施其信然耶否耶家人哭皆失聲戚儻亦莫不惋惜
悲咽是益可哀也已余老且衰恐亦不久於人世卽已是季
十二月日卜築生壙於紮網兜之原遂附女匱於旁所曰尉
女之心也復涕泣而爲之銘曰

嗟汝季胡不長夙聰惠毓清揚言寡嘿容端莊習詩書嫻繡
緇循閨範禮儀詳左家女可絜量俄邁病亟禱禳噫庸醫誤
投方陰枯潮體羸佺春徂夏入膏肓臥呻吟裂余腸悔莫及
恨難忘竟短折彌痛傷倏棄余淚盈裳心若割攖劍鋌叩呼
天悲茫茫余積老詎久常營兆域封汝旁生怙恃歿同藏汝

笑憾保無殃

張未未曰亦賢女亦孝女惜天厄其季文辭悽惋欲絕血
泪俱迸讀之令人於邑

引樹伯兄曰予素愛弟女稔知賢且孝聞病中甚望予乞
歸恨竟不復見其面讀是銘悽痛欲絕因歎門祚衰薄簪
季予慟罷子弟止一女而夭折重可傷已禮女未厝見而
灰歸葬於女氏之黨今尙未及笄則不徇俗而耐葬於親
旁亦得禮之正者也

校經廬文彙卷十九

